

嬖

变

在一个异常寒冷的日子，谭家堡那个比杨贵妃都美艳的女子秀娟出嫁了。
那天夜里，夜色淹没了关中平原，也淹没了谭家堡。

杜光辉◎著

丛书主编：郑润良
符浩勇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主编：郑润良
符浩勇

嬗变

杜光辉◎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嬗变 / 杜光辉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1
(中短篇小说选 / 郑润良, 符浩勇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227-06780-1

I. ①嬗… II. ①杜…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278 号

中短篇小说选 (第一辑)

郑润良 符浩勇 主编

嬗 变

杜光辉 著

责任编辑 陈 浪

责任校对 王 艳

封面设计 格 林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7203

开 本 69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780-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陈皮理气	001
爿 变	045
内分泌紊乱	090
马号里的抗战史	120
洗车场	163
高贵黄花梨	193
谭家堡	243

陈皮理气

章之含病了半年多，才坐到一家医院的中医诊室，看着桌上标志牌上写的“陈皮”，猜测该医生是中医世家，要不爹妈不会给起个中药为名。由此他就关注标志牌后边的医生。此人头发黑白相参，骨骼清奇，目光炯炯，酷像小说中的得道高僧。

半年前，章之含等几个教授和系领导发生矛盾，把身体气垮了。病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听朋友介绍这家医院有个神得不得了医生，精通阴阳五行，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谙知社会演变，看五官观手相，卜课推测人生；甚至有人说此医生具有特异功能，能看穿人的五脏六腑。章之含不相信陈皮中医真有那么大能耐，要是真有，早让国家拿去给领导治病去了，哪能轮到给一般老师把脉？这年头什么事情都炒作，炒作出来的事情岂敢相信，除非脑子里养了罗非鱼。章之含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朋友马上反驳，人家陈皮医生可不是超女快男英雄劳模靠炒作出名，人家是靠病人的嘴传说出名，就是你们捣鼓中文的人说的：有口皆碑。

章之含是冲着“有口皆碑”这个词进了陈皮的诊室的。

陈皮把面前的病人处理完毕，就盯上了章之含。章之含走到病人刚刚离开的凳子跟前，坐下，双手置放膝盖，很规矩的学生模样。

陈皮把布垫朝章之含跟前推进，说：“把手腕放上来。”

章之含把手腕搭在布垫上。一只保养很好的手就搭在上面，三个指头压在寸关尺上，手指还一下一下弹压，轻重得当，张弛有序。章之含觉得要是压在琴键上，说不定会弹奏出令人心醉的旋律。

“把舌头伸出来。”章之含把舌头伸出来，还怕人家看不清楚，把嘴张到最大程度，尽力把舌头朝出伸，舌头下边的那根筋都感到疼痛。

陈皮把他的舌头看了，对他点了下头，他才把舌头缩回嘴里，物归原处。

陈皮的三个指头换到章之含的另一只手腕上，还是那样轻重得当、张弛有序地弹压。

“你今年五十一岁！”说话的同时就在章之含的病历上写下：51岁。

章之含一惊，人们一般都可以观察出人的年龄，像陈皮这些老中医能准确地观察出人的年龄，也不稀奇。但口气这么肯定，说得这么准确，却不是凡人能做到的。

“你是大学教师！”口气同样肯定。

章之含更惊奇，他竟然能看出自己的职业，甚至说出具体的职业分支，就是诸葛亮、刘伯温再世也不过如此，就对他肃然有了敬意。

“你肝上有病。肝主情志，情志伤肝。你的情志受到挫伤，长期积郁在心，肝气郁结不畅。此病起始于六个月前……”

章之含敬佩得连连点头。

“六个月前，你的情志遭受挫伤。初是暴怒，难以宣泄，积郁在心，形成肝胆湿热，肝气郁结，入睡艰难。后又遭受打击，病情再次加重，

整夜难以入寝；烦躁，易怒，敏感，不想做事，趋向懒惰；表现口干口苦，晨起尤为严重，大便干结，小便发赤，头昏目眩，眼睛干涩，耳中常有蝉鸣之音，伴有沉闷之声，听力下降，时常出现幻听。中医认为肝为子命，肾为母命，母伤子，子损母，母子相依相克，肝子亏损伤及肾母。肾为先天之根本，所以你全身都感不适，体疲易倦，肋肋疼痛，腰背困疼，膝盖双腿发软，性欲丧失，晨勃不起，自信心减弱，时有绝望心理……”陈皮微闭双眼，神气平静。

陈皮把病情说过才睁开双眼，摁在手腕上的指头松开了，问：“我说的可对？”

“对，很对，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章之含也一直看着他的表情，突然想起看过的中医书上认为，中医诊病须经四个流程：望、闻、问、切，问是最重要的诊病手段。而陈皮根本没有问自己病情，仅凭望、闻、切就认定自己的病，还说得那么准确！有了这个疑问，就有了和陈皮探讨的欲望，试探着问：“陈医生，我看过几本中医书籍，书上都认为中医诊病依靠的是望、闻、问、切。你给我看病，没有问一句病情，就把病情全说出来，岂不有失偏颇？”

“书上写的没错，那是对初入中医行道的要求。我做的也没有错，宏观到天地人，微观到精气神，宇宙运行、万物变化、天道伦理、世道发展，对人体都有影响，我行医多年自然熟悉这些情况。病人入室，观其脸色情志，闻其体味，听其呼吸，再辅以切脉，基本就把病情判断。当今医者，心思大都不能用在医术上，术自然不精，即使把望闻问切全部履行，也难以找到病源。就像一个鸡蛋放在那里，术精者搭眼一看就说鸡蛋是臭的；术不精者非要把鸡蛋打开闻了，才认为鸡蛋是臭的；更有术拙者，把鸡蛋闻了还不能判断，亲自尝上一口才认为是臭的；更有

愚笨者，直到把鸡蛋尝完，才认为鸡蛋没有一点好的……”

章之含觉得能说出这些智慧的人，绝不是夸夸其谈之辈。

陈皮又说：“你在六个月前情志受到打击，这是发病的表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是短时间可以克服的，随着病情得到治疗之后，你会慢慢觉悟。”

章之含有失眠的毛病。失眠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睡不着心里烦躁，精神和肉体像有无数毛毛虫在爬，脑子里充满控制不住的幻想，飞速旋转，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都像烂泥塘的臭气朝出冒。章之含的老婆也是教师，因为他的失眠，弄得她也睡不好觉，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就没有精神上课，竟把几个很一般的字念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为了上课，章之含老婆不得不到另一间房子去睡。章之含睡不着脾气就不好，就在老婆身上发泄。老婆开始克制以求和平，后来就有了自卫反击。孩子在国外家里就剩两人，天天都像美国和伊拉克，战火不断。章之含就问陈皮：“我这病该怎么治？”

“你的病是情志所致，也只能情志所治。”

章之含问怎样用情志治疗。

你这个学期不上课了？陈皮没有正面回答。

不上课。章之含答。

不上课了，你干什么？

无所事事，胡乱翻些闲书，聊补无聊空虚。

你每天到我这里，帮我写病历抄药方来。没有病人的时候，聊聊古今中外，人间百事，也不失为一种情致。你在我这里工作，我的挂号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归你，中午晚上我们共餐，费用由我负责。你中午可以不回家，在病房里午睡。

章之含琢磨了一会儿，自己不上课了，在家无事可做，还生闷气，不如到陈皮这里，看他给病人诊病，知晓医生对疾病的治疗，也是一种乐趣。他疑惑的是陈皮为什么要找他写病历抄处方？随便找个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能干下来，根本不需要花这么大的价钱雇个中文教授来干呀，就试探地问：“什么时候来？”

“现在就可以。你现在就算上班，中午我们到饭馆吃饭。”

章之含给老婆拨了电话，说自己要在医院做事了。老婆见他有事情做，不再发动战争，自然满口答应。

陈皮让护士搬来椅子摆在他诊桌对面，说：“我看病的时候，你把我 and 病人的对话记录下来就行了。”

学校有学校的小金库，学院有学院的小金库，系有系的小金库。没有小金库日子很难过下去，上级规定的报销项目和标准都是死的，那是高压线，谁也不敢乱报销。可哪个单位没有不能报销的开支？比如外地的同行到这里举行旅游性质的考察交流，总得招待人家撮一顿。海岛能招待人家什么，只有海鲜，要是来上四五十个人，没有四五千就填不饱人家的肚子；学校举行体育比赛，下边要组织代表队参加，群众把力气出了，总得慰劳一下，一次也得千把块钱。开学的时候总得聚聚，学期结束的时候也要聚聚。教师节得发红包，一百块钱扣掉税只剩下八十块。一年只有一个教师节，发八十块钱也太小气了，最少也得二百块。一人二百，一个系五六十老师，一万多就出去了。这都是冠冕堂皇的支出，保密的支出更多，逢年过节给上级领导表示一下，一个红包没有五千块就送不出去，三万两万也是小意思，不送不行，当官的越朝上升位置越少，竞争越激烈，不送就永远被压在权力之塔的最下层，把脊梁杆子累断都

不能晋升。拿大家的钱给领导送，好处是自己的，除非傻子不送。和领导交往需要平台，平台就是吃喝，你不买单总不能让领导买单，除非你连目前的职务都不想干了。到了寒假，老师们辛苦了一年，粉笔末把嗓子都染成了咽喉炎，就指望上头发点奖金过个富裕年。这个时候，老师们都跨学院跨系大串联，询问对方发了多少奖金。要是自己的奖金少了，就埋怨领导无能发不来钱，甚至怀疑领导给上头送得太多，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就形成一个规矩，发奖金都是暗箱操作，还规定不能互相打听，不要像间谍样偷盗情报，影响安定团结。

章之含从来不关注奖金问题。他是教授，职称最高；有关部门搞民意测验，让学生给老师画钩，学生给他在“优秀”一栏里画的钩最多；再就是科研，他每年都能在国家级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大学的主要工作就是教学和科研，他在这两样占了优势，职称又最高，他的奖金不高谁的奖金高？就像家里团聚，老太爷不坐上首谁敢坐上首？

这天，系秘书塞给他一个信封，顺便给他一张表格，他按过去的经验在表格上签了名字，签字的时候瞥了一眼上边的数字：三千元，就把信封塞到挎包里。刚走出办公室，另一教授向他招手，那个教授小偷似的把他拉到一个空教室，声音很低地问，给你发了多少？他把信封从挎包里取出来，说就是这个信封，你看看是多少。他把信封里的百元大票取出来点了一遍，就是两千六百多点。人家给他说，你和我一样是三千多，扣掉税两千六百多。随后就问你知道别人发多少？章之含说系里规定不能乱打听，是组织纪律。这个教授又给他说，唐副教授给我说了别人的奖金，我们觉得这次奖金发的太离谱了，才告诉你的。

章之含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开。

系领导一万五，副职一万二，办公室主任九千多，秘书七千多，辅

导师八千多，我们这些教授属于一般老师，全部都是三千多。那个教授给他说。

不会吧，章之含不相信地说。

开始我也不相信，唐副教授把奖金发放的名单给我复印了一份，我才相信了。那个教授从口袋里取出复印件给了章之含，说你把这名单拿上，我们还有，上边都有每个人的签名，绝对不是捏造的。章之含把名单看了，果然和他说的一样，恰恰是他们几个职称最高的奖金最低。一个半年前还是他的学生，上个学期才留校当辅导员的教师，仅仅工作了四个月，都拿了八千多元，接近于他的三倍。

章之含回到家里，把挎包朝茶几上一扔，就踱到沙发里生闷气。

当天晚上，七八个教授副教授聚在一块讨论此事。最先得到奖金名单的唐副教授，气得嘴角直冒白沫，愤怒至极地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对我们这些老师价值的评价问题。我们不在乎那几千块钱，但事情做得太不合理，凭什么我们连辅导员、秘书的奖金的一少半都没有？

章之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的奖金应该在系里处于前几名的位置。当然也不能要求比领导高，社会潮流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利益肯定要朝领导层靠拢；但不至于低到这个程度！他还一直认为人家高看自己，实际上人家把他看得连秘书、辅导员的一半都不如。真是皇帝穿了新衣，光着身子让人家看了这么多年！剧烈上当受骗的愤怒使他眼睛冒火，头昏耳鸣，手足颤抖。

章教授，你的教学和科研在咱们学校都是最优秀的，你应该出面说话。唐副教授给章之含说。

大家说怎么办？章之含问大家。

我们集体去找学校。系里这样做实际上是贬低我们的价值，现在是市场经济，个人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经济手段体现出来。如果学校不管，我们就把这事情捅到社会上，向新闻媒体反映，起码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我觉得系里不会不顾我们的意见一意孤行。这是小金库行为，私设小金库违反财务纪律，上级查起来他们也麻烦！唐副教授说。

章之含琢磨了一会儿说，我们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大，闹大了对谁都不好。要是上头发现了小金库，把发的钱追回去，所有的老师都会骂我们。更不能把事情闹到社会上，这样会引起学校领导对我们的不满。最好是我们几个一块去找系领导反映我们的诉求，按组织渠道向上反映。

七八个四十五岁以上的教授副教授们，坐在系总支书记的办公室。书记听完他们的诉求，连着说好、好、好，我代表系总支给你们表态，这次奖金发放的方案是错误的，办公室主任没有经过我们擅自制订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此次奖金分配方案作废，重新制订新的奖金分配方案。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扩大影响，要是上边把奖金追回去，对所有的老师都不好……

大家很满意书记的表态，说了一些对组织感谢的话就各回各家。

陈皮上班没有严格时间规定，到了中午十二点，要是还有病人，一定要把病人处理完了再去吃饭。不到十二点没有病人了，他却不能离开诊室，怕万一有病人赶来求诊。这天，他们一直到十二点半，才把病人处理完毕，陈皮站起身子对章之含说：“章教授，咱们吃饭去。”

章之含跟着陈皮到了附近一家小饭馆。饭馆不大，但素雅整洁。陈皮找了一张空桌，立即就有服务小姐走过来，对陈皮问候：“陈院长，来客人啦？”

“我的朋友，以后每天和我一块儿吃饭。你上四个菜，两荤两素，两凉两热，再加一个鸡汤，炖的时候放些青皮、黄芪、党参、枸杞，把青皮的量加大。凉菜把调料的味道加重，上白开水。把我的那瓶茅台拿出来。”

不大工夫，两凉两热两荤两素四个菜就摆上来。服务小姐要给他们倒酒，陈皮拿过酒瓶说：“你忙你的，我们自己倒。”说着就给章之含的杯子里倒酒。

“陈医生，我能不能喝酒？”章之含担心自己的身体。

“酒入肝经，理论上对肝不好。可什么都是相对的，人活在世，要是干啥都顾忌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反而会把人顾忌出病来。人吃五谷生百病，只要活得快活，百病都避。”陈皮端起酒杯，又说，“敞开心思喝，醉了也没关系，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章之含端起酒杯，和陈皮碰了一下，小小地吸溜了一口。陈皮一杯，喝口酒吃口菜，连着喝了三杯，章之含才喝了半杯。

陈皮拿起酒瓶，对他说把剩下的干了，我再给你倒。要是喝茅台，你有六两的量，咱俩把这半瓶酒喝完，谁都醉不了。

章之含把酒喝干。心想人家连你的年龄、职业、病情都知道，能不知道你有多大的酒量？

章之含喝过两杯以后，就有了一种似有似无的虚飘感，觉得灵肉里的顾忌、愤怨、不平、郁闷、沮丧、污秽、疑心、过虑、敏感、猜测全飘到云霄天外，只剩下混沌的清爽、空灵、飘然，还有一种对醉酒的向往：要是喝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就在他还想喝的时候，陈皮摇了一下酒瓶，说：“酒完了，明天中午再喝。”

这个时候，青皮、黄芪、党参、枸杞炖的鸡汤端上来，陈皮对服务

小姐说：“你拿两个大碗来。”

陈皮给章之含盛了满满一碗鸡肉和汤，说你把这碗鸡肉和汤吃了，饭不吃没有关系。

吃饭的时候，章之含问陈皮：“你怎么一下子就能准确说出我的年龄？”

陈皮答：人的皮肤、眉毛、五官、骨骼、神气，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可以准确地反映出年龄。

章之含又问，人有老相，也有嫩相？

陈皮答：无论老相嫩相，把所有的方面综合起来，还是可以准确看出真实年龄。

章之含思谋了一会儿，又问：你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我是大学老师？

陈皮淡淡一笑，说：你的神气、说话的口气，可以断定你是文人，还可以分辨出不是官员。官当大了来医院看病，都要带上跟班；官没当大的也少不了摆架势，说话的口气、神气都和一般的文人不一样。老师是最没有架子可摆的文人。但中小学教师上课时间多，收入不高，晚自习早自习都要劳神，没有大学老师那种清逸和飘洒……

吃过午饭回到医院已经一点半了，陈皮给护士说：“你把那间病房打开，让章教授休息。”又对章之含说：“现在是一点半，你睡到两点四十五起床，洗漱过后再到诊室，我三点在诊室等你。”

章之含虽有飘然的感觉，但思维没有糊涂，心里笑话陈皮，我有半年多时间睡不着觉了，就算你是神医，我没吃你一剂药，你就能让我中午睡着，还说得那么肯定？

陈皮对着他笑了一下，就到另一间病房睡觉去了。

这间房子不像病房，像酒店的标准房，装修不豪华，但整洁雅致。

两张床中间有张写字台，旁边还有台电视，电视对面有长沙发，床上的用品刚换过。他一坐到床沿上，就感觉那种久违的困倦蔓延过来，脑袋里的混沌变稠了，思维不清晰了，眼睛没力气张开了，眼皮也合拢了，头刚挨着枕头，睡意就像不浓不淡的雾气涌过来，把他团团围裹，随之就失去了知觉。他醒过来，看了挂在墙上的电子表，正好是两点四十五分，心里就叫奇，那个陈皮简直不是医生，是比神仙都灵的家伙。

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一般人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到医院看病，除了注射室，所有的诊室都比较清静。陈皮见他进来，问：“睡得香吧？”

“你用什么办法让我睡得这么香？”章之含为能睡这么好的觉高兴。连梦都没做就睡了一个多小时，半年多的沉疴不适一下子销匿了大半，灵肉都觉清爽、活泼、充满生机，就像刚刚结婚时和老婆尽兴地完成了一套双人体操运动那样舒坦和爽意。

“我没给你吃一服药，没给你打一次针，就是和你吃了一顿饭，我也没给你饭里下安眠药。”

章之含说：“我失眠半年多了，什么办法都用了都不起作用。你要是没用什么招数，我怎么能睡得这么香？”

“我真的没给你用任何办法。你本来就应该睡那么香。其实，失眠都是自己给自己找来的。你要是坚持怀疑我给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给你说的那些话：人活在世上不要顾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只要不犯法不侵害别人的利益，怎么快活怎么活。你听说过哪个活得快活的人失眠，失眠的人都是不快活的人。”

章之含觉得陈皮说得有理，突然想起吃饭的时候，饭店的服务小姐叫他陈院长，就问：“陈医生，你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陈皮医生点了下头。

“这医院是你的？”

陈皮医生又点了一下头。

“赚钱不？”

“不赚，仅仅能顾住一日三餐一包香烟，外加几两茅台、物业管理费等日常开支。”

“不赚钱你办医院干啥？”

“快活。”

“不会赔钱吧？”

“也不赔钱。要是赔钱了医院就办不下去，医院办不下去我就不能快活，为了快活必须把医院办下去。”

护士推开门，引进一个病人。陈皮和章之含都抬起头，职业性质地看进来的人。这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胸部格外爆满，凡是裸露在外边的毛发都粗壮发黑，油色光亮。上身穿红色的半截袖衬衣，下身穿绿色的窄腿裤子，臀部格外暴涨，由于裤子过度节省布料，使东西两个半球中间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明显暴露。我要找陈院长，她的目光在陈皮和章之含的脸上睃视了一下，就停在陈皮脸上。

“请坐！”陈皮指着自已侧面供病人坐的椅子。

“你就是陈院长？”她一屁股墩在椅子上。

“我是陈皮。”

“我要找你看病！”

“来找我的都是为了看病，没有人找我审批项目。”陈皮笑着说。

“也是，不找你看病到这里干什么。这么热的天上到三楼都出一身汗，有电梯就好一点。”

她说话的时候，陈皮就把切脉用的垫子放到她手腕跟前。她很配合地把胳膊放上去。

陈皮的三个指头搭在她手腕上。

“你今年三十九岁，虚岁四十，入冬的季节出生。”陈皮在她脸上瞅视了一会儿，她脸上涂满红花绿叶的化妆品，很难看出底色。

“对，我是1968年11月出生，属猴，出生那天下的头场雪。”

“你把嘴唇上的口红擦了。”陈皮说。

她从小挎包里取出餐巾纸，擦嘴唇上的口红，用了两张餐巾纸才把嘴唇上的口红擦掉。陈皮认真地看了她的嘴唇，章之含也认真地看了她的嘴唇。就按照陈皮给他交代地记录：嘴唇厚实，下唇微朝下翻，上唇微朝上翘，唇色发青发紫带有黑色，和黑茄子的颜色接近。

随之，他又记录下如下对话：

陈：“你主要想治疗的是胸部有瘀块，触之剧烈疼痛，不触之发胀发疼，生气时加重。”

病人：“对极了。我就是奶里面长了硬疙瘩，不摸也痛，摸了更痛。”

陈：“你除了胸部有瘀块疼痛，还伴有失眠、烦躁、多疑、易怒，例假失调，经血颜色不正等症状。”

病人：“没有一点错，你说的我全有，没说的全没有。”

陈：“你在七个月前开始生气愤怒，导致肝气不畅，血气郁结，日益加重。”

病人：“我给你实话实说吧。人家都说你是神医，想瞒你也瞒不过去。我二十一岁就跟那死男人在一块，开始是开个大排档，慢慢发展到今天的大酒楼，别墅、轿车、佣人、保姆、股票、存款，别人有的我家都有，别人没有的我家也有，虽然比不上高干子弟，但比寻常百